

七本

貞治  
板  
禪林類聚

一

講經

論義

祖偈

卷第九

姓名

頭首

知事莊務附

侍者

法屬

尼女

行童

卷第十

入境

心眼

肢體

真像

卷第十一

住山開堂附

庵居



卷第十二

戒律出家附  
禮拜  
參學  
省訪

遊山舞送附

馳書

緣化

應化

神異

因果

沐浴

偃息

卷第十三

問疾

醫卜

藥餌

遷化

追忌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歲時

解結

日月

風雲

雨雪

水火

衣鉢

服飾把鉢附

鞋襪

珍寶

琴瑟禮器

簾帳

舟楫

卷第十六

法器

槌拂

數珠

鉢錫

杖笠

鏡扇

卷第十七

器用車磨

刀劍

弓箭

骨董

卷第十八

糧食

齋粥

餠餅

五味

茶湯摘茶附

蔬菜

卷第十九

田地

草木竹附

花果

香燈

搬掃

柴薪

卷第二十

獅象

龍虎

牛鹿

猫犬

龜魚

兔蛇

飛走

善俊濫居城寺四十年矣每念

佛祖機緣拈頌散載諸家廣語之中部秩既多  
卒難尋檢意欲類而綜之以便叢林奈以時興  
土木酬應百端徒抱志而莫能成焉忽與永嘉  
境首座閑邊因話及此而境首座亦有志於斯  
久矣各符素願出自偶然遂令徒弟雍熙泰長  
老相與協心並力期成此事仍囑之曰此集欲  
冀文遠流行非一朝之事也須是一一照已印

行秩上編集互相參校勿致差悞或有抄錄冊  
子切不可憑之必有烏焉成馬之弊二人然此  
之言於是披檢五燈及諸祖師語錄採集機緣  
貫聯括頌隨得隨收故不以前後次第為拘托  
事標門列成一百二類分為二十卷目之曰禪  
林類聚編寫既辦善俊遂抽衣資中統寶鈔參  
拾錠白米貳拾碩天寧常住助米肆拾碩發揚  
鏤板印行以備湖海檢尋之便淮東諸山目擊  
是緣各捐己資共成厥事題名卷末大德十一  
年歲次丁未佛誕日揚州路天寧萬壽禪寺住  
持嗣祖比丘善俊謹書

禪林類聚目錄終 ○貞洽罕打解制具路緣僧希果重刊于言禪寺

垂榮刊施

禪林類聚卷第一

揚州羅點權等集論祖師遺教奉天靈禪寺首座比丘善俊集

帝王

帝王

空三

儒二

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若言無智不應  
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云大三汝  
於過云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  
無聽是名為一義二義

統

翠巖直括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  
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  
火照看釋迦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圓悟勤云釋迦老  
子頂顛放光肘後懸符於百千萬億境界提起當陽一

着諸人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按頭獲勅如證據不得  
伏聽處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放開一線道觸處現神通  
天衣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  
作麼生說箇無說無聽底道理 馮山果云波斯匿王  
撫沒絃琴大覺世尊用檀拍板節奏則龍吟霧起抑揚  
則虎嘯風生雖然如是且道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于  
今要識超宗越格獨步乾坤底向麼良久云二途俱不  
涉一劍倚天寒 王泉璉云珠鑽九曲波斯匿王事就  
功成玉解連環黃面老子眼親手辦諸人要識二老麼  
直至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阿育王內宮飯三萬大阿羅漢王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  
人王問此座何故無人一尊者云此是賓頭盧尊者位此

人曾見佛來王云此人今在何處者云且待須臾言訖賓  
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盧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  
親見佛來是不盧以手撥開眉毛示之云還會麼王云不  
會盧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老僧亦預其數

五祖戒出王語云慚愧 翠巖真云且道甚麼處見直  
饒雪天漂渺湖光澹蕩且莫說麼 保寧勇代云希有

希有 佛性泰云阿育王雖飯三萬大阿羅漢要且  
不識賓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

不識山僧為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云作麼  
佛印元頌云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九聖絕商量後來

對眾難收拾眼上依前兩簇長 保寧勇云我佛親見  
賓頭盧眉長髮短雙目麓阿育王猶疑狐啗摩兜達哩

唵哩蘇嚧 佛慧泉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  
難為回避大王還識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率地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有一尊者名祇夜多有大名稱即與  
羣臣往造彼國禮見問法王既至彼修敬已畢乃請尊者  
當為開演者云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  
圓悟勤拈云佛法是世法世法即佛法直道而行風行  
草偃若未委悉重說偈言去也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  
還千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  
超直入如來地

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齊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  
唯師為其不轉者云貧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  
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天童覺頌云雲羣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  
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  
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  
攜手歸 西禪需云入息未嘗居陰界出息何曾涉萬  
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花深處眠

罽賓國王秉劍問師子尊者云師得蘊空不者云已得蘊  
空王云既得蘊空離生死不者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  
死就師乞頭得不者云身非我有豈况於頭王便斬之白  
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七日命終太子光首嘆云我父何  
故自取其禍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玄覺偈云

四諦論云至是陸行慈血愛  
成乳如慈母育子以慈愛  
心授生子有乳之自然

且道斬着斬不着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蓋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甚麼處試斷看 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恁芭蕉云賣寶遇着瞎波斯 琅琊覺云窮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箇獅子要且不解返鄰 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頌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雪竇頌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海印信頌云混沌中央一竅開分清分濁列三才祇因一劍輪機夜膽喪魂驚竟不回 佛眼遠云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鼓山珪云舟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

不蒲字千古動悲愁 徑山杲云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

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劍刃鋒何似秦時轆轤鑽

西天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云何者是佛者云見性是佛王云師見性不者云我見佛性王云性在何所者云性在作用王云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者云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云於我有不者云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云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者云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云其八出現當為我說者說偈云在胎曰身處世各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悟作禮而謝

南堂靜云大眾異見王不信佛道得遇波羅提便乃因



邪打正如今奉為諸人一拜舉還有開悟徹底更與  
你照成一頌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  
君這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  
無更憂憂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初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  
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梁武帝因初祖達磨大師自西天泛海來至金陵見帝帝  
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師  
云不識帝不契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誌公  
云陛下還識此人不帝云不識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  
心印帝云當遣使者詔之誌云莫道陛下詔闔國人去他  
亦不回

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 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泉大道頌云九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

殿下無謀畧剛被胡人亂一場 雪竇顯云聖諦廓然

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深

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

地有何極師顧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

洗脚 保寧勇云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

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上方益云第一

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并夏

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佛鑑勸云始

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半

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

不  
記  
五  
神  
世

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籍 太平古云聖諦第  
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尊堪笑江南三月裏鷓鴣啼在百  
花村 長靈卓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慙色少喜  
多嗔 雪堂行云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  
梁帝當頭輕一搜果然提起活人刀 佛燈珣云展陣  
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鏘旗收陣脚直至  
雄峰不出兵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云朕自即位已來起寺寫經度僧不  
可勝紀未審有何功德師云實無功德帝云師何言無師  
云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云如  
何是真實功德師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  
世求

梁武帝請傳大士講經大士陞座以界尺揮案一下便下  
座帝愕然誌公問帝云陛下會不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  
經竟

白雲端云傳大士與誌公被梁武帝一狀領過

正覺逸頌云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  
高座登臨次一擊大千經出塵 雪竇顯云不向雙林  
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悽悽  
去國人 白雲端云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  
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慈受深云大  
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九消眾病不假驢馳藥 佛  
鑑勲云案上一聲鳴噪噪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  
不回頭誌公料錯還就錯

梁武帝因傳大士見帝來不起羣臣云大士見王爲甚不起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投子青云然安邦定亂實假良肱立法明宗須憑作者然投機不妙過犯彌天力用不全化風滅半若據將高就下即枯木重陽若盡令雙扶即哀同萬里復頌云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動爭柰雙林半樹秋

梁武帝因傳大士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鞞履帝云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佛心才云要識三教聖人體麼向梁武帝問處會取要識三

教聖人用麼向大士指處薦取直饒薦得休用分明要識衲僧門下事大遠在

唐肅宗帝問志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檀越與貧道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貧道有付法弟子既源却請此事請認問之師遷化後帝詔既源問此意如何源對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舩琉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拈云肅宗不會且致既源還會麼祇消箇請師塔樣蓋西天此土諸位袒師遭這一撥不克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神鼎誑云前來國師若此作用不能明了次問既源又恁麼須且道蓋善天蓋善雖然方便須休解始得會麼神鼎爲

依諸人下西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  
克一國淨林妙常無影樹下同船二聖一轍琉璃殿  
上無知識九聖路絕若恁麼會去也必不相識之僧忘  
麼註解又是三寶國師 五祖演云前面是珍珠琉璃  
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中間有箇樁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雪竇顯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弄龍塔層層落  
影團圓千古萬古與人看 雲巖因云無影林中半塔  
波團圓一鏡古語說逢人擬欲親拈出還說南陽老作  
麼 羅漢南二聖塔無縫二聖危寶塔於龍八百三十  
手大悲觀不着三聖關鎖一金龜 白雲端云無縫塔  
從誰三這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爲無管級高僧

唐文才似

殿上懸 長靈卓云無縫塔子鎮團圓若知端的問耽

源福那合領添添音大地收來薦一言

唐肅宗帝問老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走上云送會

唐肅宗帝問老國師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檀越踏毗盧

頂上行帝云真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小本

雪竇顯頌云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

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又云鐵鎚打破黃金骨天

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知誰入卷龍窟

佛鑑二步赤路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

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大瀉秀云作者清規世莫倚

金篋曾提下龍樓良哉撥破毗盧頂豈得文殊失點頭

唐肅宗帝問志國師云師在曹溪得何法師三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師云釘釘着懸掛着

三袒戒云好言不如無

唐肅宗帝因思國師以手指頭帽子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天寒莫恠不下帽子

唐肅宗帝因同志國師到宮前師指石獅子云陛下這石獅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云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云山僧罪過後耽源問師皇帝還會麼師云皇帝會且致你作麼生會

玄沙拈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唐肅宗帝因有大義法師博覽經論利辯捷詞帝崇重之封為大義法師鵝湖和尚朝見帝宣上殿賜茶復賜對坐

大義偏坐義愠色便問云如何是四諦湖指帝云當今一諦三諦何存義云禪師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界憑何說禪湖云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義云如何是無欲底禪湖以手中點一點云會麼義問措帝云法師講無限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湖於是對帝有頌云直下識玄旨羅紋結角是不識玄旨人徒勞逐手示鸕鷀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鸕鷀總不知帝大悅降出法師却封鵝湖為大義禪師

唐肅宗帝問尸利禪師佛性可見不師云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鵝湖云禪師既見水中月何不攫取帝乃問鵝湖如何是佛性義湖云不離陛下所問帝因此有省唐肅宗帝見忠國師都不視之帝云朕是大唐天子師

何以殊不顧視師云陛下還見虛空麼帝云見師云他還  
賤目視陛下不

唐順宗帝問佛光滿禪師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  
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云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  
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  
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  
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  
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  
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云佛體本無爲迷情  
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  
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  
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

悅益重禪宗

唐文宗帝好嗜蛤蚧沁海官吏進亦勞一日御饌中有  
犖不開者帝以爲異即焚香禱之乃開即現爲菩薩形覺  
相具足帝遂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衆僧  
瞻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有奏云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  
明佛法博聞遠識帝乃召至問其事師云三閩物無虛應  
此乃陛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  
身而爲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云陛下親  
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  
師云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勅天下寺院立觀音像  
唐憲宗帝迎佛骨舍利入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問羣  
臣皆實陛下聖德聖感唯尊愈不賀上宣問羣臣皆實

何獨不賀俞奏云臣曾看佛書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帝問如何是佛光念無對因此罪出

雪竇代云陛下高垂天監

唐莊宗帝問興化護禪師云寡人收中原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師云請陛下實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脚示之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甚麼處 雪竇云主尊

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華嚴

芝云興化當時下一着可謂醞酎如今作麼生斷 雲

峰悅云直不掩偽曲不蔽直有眼底辨取 黃龍心云

興化雖則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

若作興化但向伊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見近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北塔祚頌云君王之寶實難酬與化形言下一籌兩手

展開幞頭脚勅書掛在鳳凰樓 白雲端云北番王子

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在翩翩直自

入雲端 上方益云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

酬滿庭和氣龍顏悅爭奈胡僧笑點頭 天童覺云君

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寶不

同趙壁與燕金 佛心才云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

一入相如手佳聲滿大唐

唐高宗帝遣內侍薛簡馳書詔六祖大師祖辭疾不赴簡

遂問祖如何是大乘見解祖云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佛性者處九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住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云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云外道說不生不滅者以滅止生以生顯滅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則無滅所以不同外道你欲會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開悟拜辭歸闕表奏師語帝復詔

唐代宗帝詔徑山欽禪師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云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

賜號國一禪師

唐莊宗帝一日車駕幸華嚴寺燒香問靜禪師這箇是甚麼神師云護法神帝云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師云天垂雨露不為榮枯

唐大中帝昔在鹽官會中為沙彌時一日見黃蘗運禪師在殿上禮拜次彌乃問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眾求師當何所求師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眾求常禮如是事彌云用禮何為師便與一掌彌云太麤生師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擬掌沙彌便走小異本

唐則天帝因騰騰和尚朝見乃仰視帝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山僧持不語戒戒或作

唐宣宗帝問薦福弘辯禪師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云禪



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達磨來遊此方乃爲初祖洎五祖忍大師在蕪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傳法歸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湖北玉泉揚化其後秀之門人普寂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傳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云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稱也帝又問何名戒定慧師云防非止惡名之爲戒六根涉境心不順緣名之爲定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之爲慧帝云何爲方便師云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云何爲佛心師云佛者天竺之語唐言曰覺謂人有智慧

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惟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云而今有人念佛如何師云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其根器而爲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世界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云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師云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譬如百千衆流皆歸於海如是種種立教隨類開談莫不皆令歸於薩婆若海帝云祖師既契悟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師云佛之一

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  
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如經  
所謂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  
住於相帝云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麼師云沙門釋子  
禮佛誦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  
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帝云何謂頓悟何謂  
漸修師云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  
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對御酬問  
連宵點燭七刻

燕趙二王稅駕謁趙州詵禪師既屆院內師乃端坐不起  
燕王遂問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云在人人王尊若在法  
法王尊燕王唯然矣師良久中間問阿那箇是鎮州大王

趙王應諾云弟子師云老僧蓋在山河不及趨面須臾左  
右請師為大王說法師乃為說法要二王稽首讚歎彌敬  
無盡

趙王入院訪趙州值師在室內坐禪次主事報師云大王  
來禮拜王禮拜了方問師列土王來為甚麼不起師云  
你不曾老僧這裏下等人來出山門接中等人來下禪床  
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不可喚大王作中一等人也恐屈  
大王王歡喜再三請入內供養

趙王遣使請趙州入內供養既屆城門闔城威儀迎之入  
內師纔下寶輦王乃設拜請師上殿正位而坐師良久以  
手斫額云皆下立者是何官長左右云是諸院尊宿并大  
師大德師云他各是一方化主若在皆下老僧亦起王乃

咸命上殿是日齋筵將罷各問佛法師運慈悲一一開悟  
王乃嘆伏其時國妃與王俱侍立左右妃云請禪師為太  
王摩頂增壽師以手摩王頂云願大王與老僧齊年  
趙王問趙州和尚尊年有幾箇齒在師云只有一箇王云  
爭契得物師云雖然一箇下下咬着  
趙王入院訪趙州州不起以手自拍膝云會麼王云不會  
師云自小出家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燕王從幽州奉到命服與趙州鎮州具威嚴接待以奉師  
師堅讓不受左右昇箱至師面前云大王為禪師佛法故  
堅請師着此衣師云老僧為佛法故所以不着此衣左右  
云且看大王面師云又干俗官甚麼事王乃躬自取衣掛  
師身上禮賀拜三師唯應諾而已

閩王問報慈雲禪師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云若說近  
遠不如親到師復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云甚麼  
取得心來師云豈有無心者王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請  
向那邊問王云大師謾別人即得師休去

閩王請建州姜筆和尚齋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  
云不是稽山繡管懶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豈  
不通王又問如何是法王師云不是夢筆家風

閩王請羅山閉禪師開堂師陞座方收歛僮伽黎乃云珍  
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師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云  
將謂是箇俗漢

洞山聰頌云羅山恣俊不能禁大展家風乳一白紙墨  
如山善莫盡衲僧付向義中尋 白雲端云紛紛空

耀聞天闈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  
在崑崙前 踈山如云須彌座上斂伽黎海口瀾言開大  
機世主大檀能藻鑑靈山嘉會會增輝

闍王問雪峰云擬蓋一所殿去如何師云大王何不蓋一  
一所空三殿王云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雲雨云一舉四十九

闍王送銀交床與雪峰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  
報答師以兩手托地云輕打我輕打我

踈山僧問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願上插人  
垂尾踈跟齊

汾陽昭頌云因問如何報主恩蓋畢全收坐要道紅頭  
若有風浪動滿目流沙不見人 洞山聰云人三信重

送交床旁問禪徒太着位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屬  
阿誰詳 保寧勇云不知將甚報君恩風走江湖水載  
願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 正覺遠云得  
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受恩  
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闍王封枯槁各一顆遣使送上雪峰問云既是一般顏色  
爲甚名字不同峰遂依舊封回復駁問玄沙沙將一張紙  
蓋却

汾陽昭頌云枯槁闍王親手封將來直問雪師員云人  
入水分明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爲汝開云雪峰功  
金界碧霄空 保寧勇云闍王兩般駝獻上雪峰一等  
到封回人情上下俱周美免把完全更孽開 三三三云



維那乃鳴鐘集眾僧堂前勸二師眾既集法燈問承聞二  
上座父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深云  
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  
擬議深打一坐具便歸眾

江南李王詔禾山毅禪師至問云和尚處來師云禾山  
來王云山在甚處廋師云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王甚  
重之

廣南劉王請黃蓮山初禪師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  
王相見時如何師云兩鏡相照萬象歷然僧云法王心要  
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溪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  
將何付囑師云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云恁麼則我  
王有感萬國歸朝師云時人盡唱太平歌

劉王因雲門偃禪師入京朝見王於受春殿王問如何是  
禪師云皇帝有勅臣僧對

雲竇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云念以臣僧年邁

廣王因雲門在靈樹開堂日親臨座下問云弟子請益師  
云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

馬王請石門蘊禪師住夾山鑿駕出接王問如何是西來  
大道師云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  
神鼎誣云一等是祇對王臣大哥三昧寬廓何也恁麼  
祇對又不辜負西來大意又善能回互其中事理縱然  
若有問神鼎如何是西來大道對云行且道與古人是  
同是別又參禪客於神鼎語中有箇見處沒量大人只

怕往往蹉過

忠懿王入萬歲寺見佛像指問晏國師云是甚麼佛師云請大王鑒王云鑒即不是佛師云鑒即不是佛是甚麼王無對

長慶稜代云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

宋太宗帝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早朝宣問左右街云菩提心作麼生發俱無對

雪竇顯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宋太宗帝問僧看甚麼經僧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因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宋太宗帝有僧朝見云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云甚契相

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于今帝云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宋太宗帝幸開寶寺塔問僧卿是何人僧云塔主帝云寡人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代云闔國咸知

太宗帝因僧奏燒却藏經欲乞宣賜帝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麼却燒僧無對

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太宗帝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云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

慈明圓云陛下有力 白雲端云大衆且道腕頭有力

主天下有力試斷看

太宗帝因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居何界寂無語

保寧勇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

太宗帝因僧朝見乃問卿是甚處僧僧云廬山卧雲菴帝云卧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保寧代云遇明即現

宋仁宗帝以國嗣未立夜因焚香默禱云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願俯臨無却清且帝道衣疑立以待俄馳奏有僧言法華者自右坡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莫阻帝笑云朕請而來也有頃至登御榻跣受供將去帝云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晚景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連書十三字九數十行擲筆無他語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宋高宗帝幸維揚詔佛果勤禪師詣闕下遣中使八人翊之賜坐帝云朕一一記得昨過泗洲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師云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喜云可賜圓悟禪師號次奉旨就揚州雍熙禪寺開堂演法

宋孝宗帝問育王光禪師云世尊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師云將謂陛下忘却

授子青禪師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丹霞淳頌云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



那肯當堂坐不用丹墀擊靜鞭

閩王請求興開堂端觀任岳陽王二世造塔觀

唐明帝因宰相與利涉論義觀

大王出獵問庵主觀梁王見誌公燭觀

閩王請晏監院任持觀神宗賜雲居磨納觀

神宗賜大覺龍腦鉢觀趙州臨終付趙王拂子觀

異見王具舟送達磨觀閩王請越山齋觀

馬王因道正奏論義觀

幸臣

朗州刺史李翱仰慕藥山儼禪師道風久矣屢請不赴乃

特入山致敬肅裝各禮直造座前師端然看經殊不顧視

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師却召李問自師云何

得貴耳而賤目李遂頂拜起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天復

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因有

省乃至頌云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

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李覺拈云直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具行脚眼

始得

汾陽昭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汾陽

問你幽魂聽如實神通現姓名天靈瓊云簡西賢相

登藥嶺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  
不曾肩由楊順云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  
天故國要歸歸便得離亭雲月渡頭船無盡居士云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奈霜風苦  
說甚深深海底行圓通偈云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青  
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李刺史問藥山如何是戒定慧師云貧道這裏無此閑家  
具李云莫測玄旨師云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  
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李刺史同西堂坐次因有二僧從江西來李乃問馬大師  
有甚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李云過在這邊又  
問一僧僧云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西堂

堂乃召李李應諾堂云鼓角動也

李刺史問龍潭如何是真如般若師云我無真如般若李  
云幸遇和尚師云此猶是分外之言

裴休相國鎮宛陵一日請黃蘗運禪師至郡以所解一編  
示師師接置於座右不披覽良久云會麼裴云未測師云  
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  
贈詩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  
蜀水浮盃今日渡章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  
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  
黃蘗門風盛于江表

裴相國到石霜霜拈起裴笏而問在天子手中為主在官  
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喚作甚麼裴無對石霜乃留下一

笏子

雪竇代云弄巧成拙 保寧代云只恐和尚用不着  
西禪需云大小裴相國一箇笏子也不能作得主而今  
不免爲他雪屈去也待伊問在老僧手中喚作甚麼但  
云白點一把火照看面皮厚多少

于頔相公問紫玉通禪師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云相公  
若問須去情理于云便請師云但問將來于云如何是佛  
師召云于頔于應諾師云更莫別求後藥山得聞乃云噫  
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于聞便躬去藥山山見乃  
云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不于云不敢某甲承  
聞大師慈悲相救有云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今  
者特來乞師慈悲山云有疑但問于遂問如何是佛山乃

召云相公于應諾山云是甚麼于於此有省

招慶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  
有闍羅云不得草草當時賴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  
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云還知  
于頔是銀了底金麼

于相公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舡舫漂墮羅刹鬼國師  
云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指云祇  
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也于聞已信受

白舍人謂歸宗常禪師值師泥壁次師便問君子儒小人  
儒白云君子儒師乃打泥朽一下白遂過泥與師師接得  
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不白云不敢師云祇  
有過泥分

陸巨大夫問南泉云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師云猶是塔下漢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陸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佛鑑勸括云陸大夫以杖打虛空一棒打一竅猶賴南泉有補綴工夫了無縫罅

陸大夫辭南泉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陸大夫與南泉行次見天王乃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聞說天王居初地是不師云應以

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

白居易侍郎問烏窠道林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師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

白侍郎問烏窠云禪師住處甚危險師云侍郎危險尤甚白云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云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韓愈文公鎮潮州暇日謁大顛禪師白云弟子軍州事多省要處乞師一言師良久韓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五祖戒代大顛以杖打侍者

李渤刺史問歸宗常禪師云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豎起拳云會麼云不會師云飽學措大拳頭也不識云某甲實不會師云遇人則途中受用不遇則世諦流布

李刺史問歸宗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言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不師云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不云然師云公從頂至踵都來如椰子大萬卷詩書向甚處着李俛首而已

佛慧泉頌云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劄不回頭滿地生荆棘龍宮海藏方非多石火電光方非急君不見紫霄峰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禾山方云芥納須彌險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處跳出

當人智鑑中 佛心才云芥納須彌特地疑琴書拋下

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劇警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崔相國入殿見雀拋糞於佛頭上乃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却拋糞於佛頭上東去會禪師答云他終不向鷄子頭上拋

王常侍因無等和尚來謁纔退出門王乃召云和尚師回首王遂敲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

王常侍一日治事次米和尚至王乃舉筆示之師云還判得虛空麼王乃擲下筆入宅更不復出師致疑明日憑華嚴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得相見王云師子咬人韓獪逐塊師纔聞乃遽出朗笑云我會也我

會也王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師云請常侍舉王乃豎起  
一隻筋師云這野狐精王云這漢徹去也小異

大瀉詰拈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椀常侍云這漢  
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瀉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  
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纏續不得  
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

王常侍參睦州蹤禪師一日師問今日何故入院遲王云  
爲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師云人打毬馬打毬王云人打毬  
師云人困麼云困師云馬困麼云困師云露柱困麼王恤  
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明日見師云某會得  
昨日事也師云露柱困麼王云困師遂許之

佛眼遠云此是達磨大師宗旨露柱不解打毬如何却

困還有明得者麼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  
好於言下證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  
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糞  
竺尚書謁長沙岑禪師師喚尚書竺應諾師云不是尚書  
本命竺云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箇主人公也師  
云喚尚書作至尊得麼竺云與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  
主人不師云非但祇對不祇對時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  
根本乃示頌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馬步使喝街聲時普化見之乃當街舉手云騰行者相撲  
一交來官人叫云侮弄人遂喚當直擔上打五棒化云這  
田舍兒似即似是即不是官人云說甚麼是不是打得你

便休

汾陽昭云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顛雖然大  
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 江陵柔云機境相投是  
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  
官人

虞軍容問忠國師云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  
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瞞  
軍容無語

保福展拈云國師着一問直得手忙脚亂

錢塘將使在界上為鎮使每問僧若相契即留止宿一日  
有二僧來使問甚處來云江西馬大師處來便問有何言  
句僧云是心是佛使指出又問次僧僧云非心非佛使亦

揖出

洪州廉使問馬祖大師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  
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唐相國杜鴻漸問無住禪師弟子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  
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不師云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  
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  
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  
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着言說相着名字相  
着心緣相既着種種相云何是佛法杜起作禮云師今從  
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

馬大夫問趙州諗禪師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  
行即禍事馬云和尚既不修行教甚麼又修行師云大夫

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云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臣位中錢得來赤通紅地無有出期馬乃下淚拜謝  
崔郎中問趙州大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師云老僧未上入云既是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獄師云老僧若不入爭救得郎中

應庵華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臨垂手時着着有出身之路何故如此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周真外因趙州問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周堅起拳師云那邊見云這邊見師云甚麼處見臨濟周無對

周真外訪趙州師問甚麼處來云非來非去師云你不是老鴉飛來飛去

李軍容謂為山祐禪師值師泥壁次李具公裳直至師背

後端簡而立師廻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

巖頭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為山泥壁也不了明

招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點檢代云却轉泥盤作

泥壁勢便拋下歸去一死心新云巖頭恁麼錯判名言

殊不知為山軍容弄巧成拙

朱行軍在洛京齋僧入堂行香顧視上下云直下是直下是隨行隨道口不暫住至際上座面前際問直下是箇甚麼朱便喝際云行軍幸是佛法中人又惡發作甚麼朱云你作惡發即不得際便喝朱云鈎在不疑之地際又喝朱齋罷請師說話僧錄云上啓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與麼無禮朱云若你諸人喝時下官有劍在僧錄云某甲一隊



紫布袋不會須是南禪長老始得際云若是南禪長老未  
夢見在

應庵華拈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這僧披襟敢衝雪刃  
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嶮今日太尉入山齋僧雖  
無如是問答須知此話已行此話既行且道說箇甚麼  
卧龍纔奮迅丹鳳亦翱翔

有一官人問洞山云某甲欲註三祖信心銘師云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官人無對

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

保寧代云今日得上

座證明

有俗官因仰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師乃豎起拂子云還  
推得這箇麼官無語

雲門代云久響和尚

韋監軍問玄沙俗禪師云曹山和尚甚奇特師乃問撫州  
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麼僧云曾到韋  
云撫州取曹山多少云一百二十里韋云與麼則上座不  
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云監軍却須禮拜此僧他却具  
慚愧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  
行脚眼 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  
眼睛蹉過韋監軍了也

韋監軍尋常見僧云某甲待官滿出江西湖南置一問問  
殺江西湖南老宿僧云監軍作麼生問韋云不勞手脚僧  
無語

雲門代云話墮也又云伏惟尚饗

成尚書與大將送供入雲居山乃問膺禪師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師召尚書成應諾師云會麼成云不會師云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去迦葉不覆藏

法燈拈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時有僧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燈云何曾得密來 東林總云恠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云蹤及乎被尚書一撥直得帶水拖泥作人笑恠法燈也是日午點金燈夜半發墨汁東林即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且道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別人 性空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古德頌云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迦葉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天使牛太保舉李都尉法身頌請法華舉禪師指示師云天使甚處人事使云東京城裏人師云東京城裏說話西京城裏人應諾使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鐘馗解舞十拍子使云弟子夙生多幸作禮而去

王學士同運使入法華寺舉禪師云請學士祇對運使說話山僧只知林下事王云朱審林下事如何師云苦益菜羹粟米飯又云偏打不防家

王提刑問璉三生云某甲四十年為官作麼生脫得此塵去師無對又看上峯路師云這箇是上峯路王云寺在上頭那云是王云恁麼則不去也師無語

道吾真代前語云一任踣跳代後語云今日勘破  
王太傅問北院云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為甚  
麼不到北俱盧州師云祇為徧行所以不到

雲門云如法置一問來

鄭工部謁承天嵩禪師見法座便問是甚麼人位次師云  
老僧鄭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為賤云真箇師云  
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鄭云此室常出入未嘗有難得之法  
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鄭云與麼則今日得清  
涼也師云且與後人為榜樣

鄭工部一日與嵩禪師茶話次乃云汾陽有箇昭禪師愛  
看讀其申留一偈師云畧請見示鄭舉云黃紙休遮眼青  
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理沒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

鄭云這賊師云更不再勘鄭問百尺竿頭獨打甚萬丈懸  
崖絲繫腰時如何師云幽州着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云  
勘破這胡漢鄭云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云  
瞎老婆吹火

閩帥問壽山解禪師壽山年多少師云與虛空齊年云虛  
空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樞密李崇矩入文殊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  
手僧云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圓明禪師既是地藏  
為甚麼遭賊師云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

泉州王太守請玄沙偈禪師登樓先語客司云待我引大  
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云王云請大師登樓師視樓  
復視其人乃云佛法不是此道理

法眼云未昇梯時一日幾度登樓

王太守一日與玄沙在室中說話次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云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王云恁麼即某甲罪過

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師云青山破為塵敢保勿閑人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

有官人問南禪緣禪師和尚恁麼後生為甚麼却為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

陶穀給事中到普淨院致禮覺禪師乃問經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云給事見箇甚

廢陶欣然仰重

防禦使問南院顯禪師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不師便掌使不肯遂往問風穴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不穴云荆棘荒榛棄來久矣云妙用又如何穴云王子帶刀全意氣貧人擒倒語聲謝使深肯之遂却舉先問南院答底語穴云南院深是相為使方似委悉

汝州太保問風穴沼禪師云師每日為衆提唱是何宗旨師云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云未審用底是甚麼師云千般顯意難彰則一點分明笑日春

白侍郎參與善覺禪師問云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云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曰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各雖不同水性無

異律則是法法則是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白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所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白云垢則不可念淨無念可平師云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屬雖珍寶在眼亦成病白云無修無念又何異九夫耶師云九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勤則近執着不得忘忘則落無明此乃心要云爾白禮謝

陶相公見人犯法當死問僧云殺則違佛戒不殺又犯王法未審如何則是

保寧代云筆頭在相公手裏

李副使因韶山來訪李今人傳語云正與祖師談話也保寧代復語云請相公且斷公事我要與祖師相見

鄧州太守請風元禪師侍內陞座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印印住住印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改長先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答印師云慣釣鯨鯢豈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改竹息師云云長先何不進語師改擬讓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憑着改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太守云佛法元來與王法一般師云太守見甚麼道理太守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南堂善云好一場法戲大眾還要識風穴麼金鑑憤謂曾言戰鐵難多力恨無鐵錘識盧陂長老麼蓋道入山擒虎易蓋空方骨更難要識鄧州太守麼三得直入好消得人間天上更無雲

西堂云云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甲未輕酬楚王城  
時前宗水唾下書今去魚流 保寧云盤頭壁立鐵牛  
機十字縱橫實劍揮一陣賊軍俱粉碎或說齊和太平  
歸 圓一在云列聖風裁初不放过癡蹄鐵牛蓋頭印破  
盧陂嘗斷却沉吟雷轉星飛板法擒下機鋒如霹靂  
三玄玄甲疾若飛林 天童覺云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  
出昆盧頂巖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銜盧陂負墮  
棒頭嗚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豈起眉毛還蹉  
過

陳揆尚書一日與諸官登樓次見數僧行過一官人云來  
者總是行脚僧陳云不是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近來與勘  
過新須數僧至樓前陳驚為召上座僧皆舉頭望陳謂眾官

云不信道

馮山喆云陳尚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毘盧金印  
非唯儒士驚懾亦乃衲僧因指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  
免病接盧 天童覺云陳尚書當面白拈瞞長盧一點  
不得

雪堂行頌云一語華真宿下生出蓋羅夜來風雪思木  
折土巖

陳尚書問曰余僧云有一事與老兄商量得麼云合取狗  
口陳自擗口一下云某甲罪過云知過必改陳云忘麼乞  
與老兄口裏

瑞巖云陳揆卿解體腰前揮劍蓋後放光這僧誰  
入虎穴不得虎字

鄭二部與分陽昭禪師茶話次鄭云某甲留一信謂師偈  
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其時師學辭埋沒袒師心復  
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云無處則分陽也在裏頭鄭  
云禪師道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即得  
鄭良久師虛一聲鄭云文寶又寶師云在甚所在與云不  
容其口出氣爭得喚他追淹滯長老在此師云是何言歐  
鄭云言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云不關語墨  
逐二則宗室嘉德經嚴松迤布陰幾多全學空六劫本來  
心

董侍郎問師曰禪師之徒是七師之師云云云云以何  
為師師云禪師云云云云  
查三二同石門坐六在弄鐘客及云本恒問云如何下

手師云逢場作戲

張茂崇太保問石門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  
指示師云冬不寒鴈後看問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  
響是落聲色即是不落聲色即是師云問從何來問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復是何物師云築着鼻孔問若能轉物即同  
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云喫了飯無此子意智問拈  
槌豎拂皆是止啼之說揚眉瞬目未為作者之機如何是  
見前受用師云早衙放過晚後出來問寸絲不掛法網無  
邊為甚麼却分迷悟師云兩桶一擔問心隨境轉境逐心  
生心境兩忘甚處即是師云待你悟始得問有情有用無  
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云獨扇門子盡夜開問法尚  
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非法師云與粥與飯問愛河淨更

沒苦海出還沉如何出得師云錯

楊億侍郎謁廣慧璉禪師值師上堂拈拄杖示眾云堅窮三際橫亘十方且道帝釋梵王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揚出眾擬祇對師便打楊云某甲未有語在和尚爲甚麼便打師云侍郎未跨廣慧兩時早好喫老僧三十棒楊云低聲低聲師云知即得乃云適來若不是侍郎也大難承當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有一箇頂門眼開布衲出來吾宗大盛檢點此語去在諸人還知麼聽取一偈鳥來有語人去無聲青青之桂四海知名楊遂問未審臨濟有何奇特三句過於諸方和尚便爲法嗣師云撒攬點茶滋味長

揚侍郎寄問石門昭山主云入山不怕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云君子坦蕩蕩云如何是石門山師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橫眠倒卧

揚侍郎同李都尉與承天高禪師問答五段揚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托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師云僊人無婦王女無夫揚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着靴

廣慧璉云進象倒戈 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 徑山杲云月下看弄雪獅子

揚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二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獅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急



魚行遊峰高鳥不棲楊云泗洲大聖師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

廣慧云謬謠蒲路人皆望 汾陽云看壁畫人笑 徑

山云野干鳴獅子吼

楊問風沈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方師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楊云清涼山裏萬菩薩師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鼓薪遭野火師云口是禍門

廣慧云藏頭白海頭黑 汾陽云告天手捺地噓噓

徑山云猢猻騎鸞背

楊問切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灾三交駕鐵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

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淹殺塚頭高李云月裏煮油鑊師云石人腰帶

廣慧云陳蒲鞋周金剛 汾陽云直撥又逢胡釘鉸

徑山云小出大遇

楊問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則喪身失命覩着兩頭俱瞎擬議之間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免遭賢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

廣慧云振錫下泥犁 汾陽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 徑山云自作自受

揚侍郎問廣慧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  
師云敲磬打瓦又問紙如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  
如何師云更道也不及

揚侍郎因慈明圓禪師爲承天嵩禪師馳書至通門狀便  
請相見坐次揚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云某甲奉  
院門請云真箇謾語師云前月離唐明云適來悔伸一問  
師云作者揚便唱師云恰是揚又唱師以手面前畫一畫  
揚吐舌云龍象師云是何言歟揚喚客司點好茶元來是  
家裏人師云也不消得茶罷揚問如何是圓上座爲人底  
句師云切揚云恁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云誰似內翰  
揚云作家作家師云放你二十棒揚拍膝云這裏是甚麼  
所在師拍手云也不得放過揚呵呵大笑

揚侍郎因慈明取辭揚云有一轉語寄上座徃唐明處還  
得麼師云明月照見夜行人云却不相當去也師云更深  
猶自可牛後始愁人云開寶寺前金剛近日爲甚麼汗出  
師云知云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云重疊關山路云  
恁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揚云真獅子兒大獅子吼  
師云放去又扶來揚云某甲適脚倒地又得家童扶起師  
云有甚麼了期揚呵呵大笑

李遵勗都尉謁石門聰禪師問出家事師云昔崔趙公參  
國一禪師問云弟子欲出家得不云出家是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爲李於言下大悟作頌云學道須是鐵漢著  
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李都尉因慈明來訪纔通門狀却請於高班處坐令小童

來問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云今日特夾相看李又令小童云碑文鐫白字當道種青松師云不因今日節餘日實難逢李復令小童云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云脚頭脚底李便請相見纔坐便問我聞口說有金毛獅子是不師云都尉甚處得這消息來李便喝師云野干鳴李文喝師云恰是李呵呵大笑

李都尉因慈明辨李問如何是臨行一句師云好自將息云與麼則不異諸方去也師云都尉見麼又作麼生云放你三十棒師云恁麼則裏為流通去也李便喝復拍手一下師云瞎李云好去師云諾諾

李都尉因齋次問圓上座云今日盛陳香供蓋為生辰大士享齋諸佛同祐且道有利益也無圓云明年更有新齋

在云雪峰道底圓云惱亂春風卒未休李云一任踉蹌李都尉因肅國大長公主生辰就宅命谷隱石霜葉縣三大禪師演法未當葉縣縣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擲地便下座李笑云老作家手段終別葉縣云都尉亦不得無過

楊次公問淨因楷禪師相別得幾年師云七年楊云七年參禪求學道來師云不打這鼓笛云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去也師云相別未久善能高鑑揚呵呵大笑

劉太保問廣慧如何是長老家風師劈面便唾劉作惡云是何一唾師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自領出去王比部云長老太保問也不消得如此師云說甚麼太保梵王帝釋來也教伊絕跡去太保謂比部云此長老實堪珍重師喚侍

者將糞箕掃帚來太保與比部禮謝

安鴻漸負外問首山念禪師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何得對衆謾語外擬議師便打又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何是常住底法師豎起拄杖云且道是住是不住外云未曉之徒如何領會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又問弟子不會致問乞師指示師云水急浪開魚自現金鱗透文碧潭中

張永德侍中與轉運同訪承天嵩禪師轉運不拜張云何不拜長老師云猶不肯承當張云恁麼則與長老作弟子去也師便掌張云是何一掌師云不是這漢大難承當張云恁麼則醜造將來師云今日勘破

姚夔通判問僂巖安禪師云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

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這裏入忽若當時道箇不聞又作麼生師召云學士姚應諾師云從這裏入姚亦有省

李端愿都尉問達觀頴禪師人死識歸何處師云未知生焉知死云生則已知師云生從何來李擬議師堪其冒云只在這裏思量箇甚麼云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師托開云百年一夢今朝方省

李都尉問達觀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云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都尉就有中覓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都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云心如何了師云善惡都莫思量李云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云請都尉歸宅

刁景純學二問達觀云佛教於世間何用師云日用少不得云作麼用師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干佛甚麼事師云若干佛事將何為見聞云自有眼耳在師云雕畫一切人佛皆有眼耳只為無佛了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為有正覺號之為佛若無正見盡是邪解且不用頭戴火焰脚踏道華黃卷赤軸為佛教耳

李端懿觀察問達觀云西方淨土如何得到師云即今坐却雕梁畫棟却要生西方淨土是好假不好真云佛豈是妄也師云佛不妄自是太尉妄云某甲爭得妄師云若不妄何求西方淨土大凡淨土者是清淨之性西方是日落之處令人作歸投處耳知歸投處即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也李致謝而退

許式郎中與上藍溥泐潭澄二禪師話次澄云承聞郎中有云夜坐連雲石春我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許云今日放衙早澄云聞說是答泗洲大聖在揚州出現底話是不許云別點茶來澄云名不虛得元來是作得主許云和尚早晚回山澄云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澄云須是你始得許云無奈船何打破斗

国子博士問百丈華禪師既是百丈為甚麼却矮小師云今日好天晴士不肯請翠巖真代語士理前問真云須彌南畔把手同行士却思却云未審意旨如何真云蚊子上鐵牛士云請和尚為某甲說真云請去却妻子來老僧為汝說士云只如長老還行得也無真云老僧每日上藍寺送客行百十遭

王正言問黃龍新禪師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甲甚疑之師云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不王云不疑師云復何疑也正言於言下領解

胡巡檢同黃龍明禪師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丞相張商英爲江西漕時謁東林總禪師總詰其所見與已符合乃印可之後按部分寧諸禪師之堯率居其末張一一致敬罷次及堯率悅禪師便問聞師善文章是不悅大笑云從悅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張意不平至夜宿堯率先一夜悅夢日輪昊天被悅以手搏

取因語首座云日輪者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來此吾當深錐痛割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後果張與悅語至更深悅云聞東林印可運使未審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不云有悅云疑何等語云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云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耶只如巖頭云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張云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張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踏床忽然契悟作頌云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遂扣方丈門云某甲已捉得賊也悅云贓物在甚麼處張無語悅云且去來日相見張翌日以前頌呈悅悅云參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復乃作頌印之

張九成侍郎詣胡文定公問治心修己之道胡云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遂作頌云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與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韓相公到淨因楷禪師出接韓云豈不足不出爲甚麼却出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朱運使問大陽和尚甲子多少師云威音王前忘却甲子直至而今不記年云卅壽多少師云六十四云得恁麼不齋師云青山綠水

黃龍新云大陽貪觀天上月忘却掌中珠雖然如是不

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陳轉運因琅琊覺禪師來訪契茶次乃問佛法總不在思量是不師云既不在思量如何道得陳大笑云爭到這裏道不得師云請運使問待山僧道陳遂問師云有過者且怒三十無罪者莫決八棒陳呵呵大笑乃就師求頌師贈頌云莫於言上覓切忘意中尋疾熖過風旨思量海嶽沉師歸寺復續兩句云祇隨親捨樹長者布黃金

徐轉運因顯禪師赴雪竇徐問雪竇名山多有具眼底衲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麼生支遣他師高聲召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甚麼徐云推過來師云推過又爭得徐無語師云彼此沒便宜徐又問長老幾日渡錢塘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徐云作箇甚麼師云徐轉運把斷要津徐云

今日彼長老操我一上師便辭退

晉通判到海會問雲寶禪師山中多少衆師云一百來僧晉云既是海會爲甚麼祇有百僧師云人貧智短晉云更道師云他後有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甚麼師云路逢劍客晉云吽師便辭退

曾學士守明州時有公文止絕僧道投刺雲寶與僧衆入城緣化乃以頌寄曾云碧落烟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戀甘棠影裏行曾答云勞勞世務逐浮沉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後令人請師相見了曾云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曾云舉着又何妨師云山僧罪過曾云好好師云諾諾

楊政提刑從山下過楊岐會禪師出接楊乃問和尚法嗣何人師云慈明大師楊云見箇甚麼道理便法嗣他師云共鉢孟喫飯楊云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云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云須是提刑始得復云請入院燒香楊云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云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噪噪底禪希見示此子師指茶信云這箇尚自不要豈况乾噪噪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固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和尚爲甚就身打劫師云元來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云山僧罪過

孫比部因判公事次楊岐來訪孫云下官爲王事所牽無由免離師云此是比部願弘深廣利濟羣生云未審如何師云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腹捧下血淋淋



孫因頌有省乃歸小廳坐次却問下官每日持齋喫菜還合諸聖也無師贈頌云孫比部孫比部不將酒肉汚腸肚侍僕妻兒渾不顧釋迦老子是誰做孫比部孫比部張僅轉運問壽寧義禪師下官如今剃却頭便作得長老也無師以手摩頭云郎中郎中應諾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于頭甚麼事

楊傑提刑入寶林寺因寫七佛殿額乃問昌禪師云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云一回相見一回新又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咬不破師云祇為太硬楊云猶涉繁詞師云未審提刑作麼生揚云硬師云也是

樂營使因成都帥請雲頂敷禪師就衙陞座樂禮拜起回

顧堦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且置請和尚吞却

諧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喝云細抹將來營使猛省  
黃山谷太史問晦堂心禪師此中誰可與語師云保福權權不督役開田黃同師往致問云直歲還知露柱生鬼麼權云是男是女黃擬議權揮之師謂云不得無禮權云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

張文定公知滁州日嘗遊琅琊山周行廊廡不忍去旋抵藏院有感流涕指梁間經函云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視之乃所書楞伽經始二卷齋沐續之與前書無少異蓋前生乃知藏僧寫經未然而化

禮部楊傑從天衣懷禪師遊師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後奉祠泰山鷄一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

女不嫁之偈別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計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師師大稱善

李林宗中書謁益首座於南嶽乃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端的決疑情益云作麼生是出塵底意李厔指益召云會麼李猛省呈偈云心鏡從來坐黃河本自深只因師問後砂石化爲金益云正趨地獄云我無相胡爲地獄益云汝今何在云見袂對次益云只此是黃金云眼中添眉益大笑李便禮拜

朱炎節推問義江禪師未審此身死後此心何住師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朱契旨述偈云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云更須吐却

趙清獻公問道於佛慧泉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一日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師見笑云趙悅道撞衫耳

高世則太傅依芙蓉楷禪師求指心要師令去其所重扣已而衆一日忽造微密呈偈云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富弼丞相因顛禪師陞座見其顛眙如象王回旋富微有得乃趨函丈命侍僧請爲入室師見即云相公已入富弼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即大悟

蘇軾內翰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蘇擬抑之乃微服見師師問甚官高姓云姓蘇乃稱天下長老底蘇

師喝云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蘇無對於是尊師之

王太傅問僧上座住在甚麼處僧云半月王云或遇月頭  
月尾時如何僧無語

雲居代云將謂怎麼更有怎麼

范冲左丞謁旻禪師問云某甲宿世作何福業今生墜在  
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師呼內翰范應諾師云何遠之有  
范躍然云乞師再垂指誨師拊膝一下范擬對師云見即  
便見擬思即差范乃豁如

曹翰大將軍因胡則據九江曹往伐之入圓通寺禪者驚  
走而德禪師淡坐如平日曹至不起不揖曹怒呵云長老  
不聞殺人不取眼將軍乎師熟視云汝安知有不懼生死  
和尚即曹大奇之增敬而已乃云禪者何為而散師云擊

敲自集曹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曹云不至何也師云公  
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曹再拜問決勝之策  
師云非禪者所知也

陸大夫問南泉鑄佛觀門

裴相國托像請安名觀佛

王太傅宅取木佛觀門

裴相國問黃檗高僧觀佛

陳刺史鑄鐵像觀門

陸大夫問大悲千手眼觀門

崔相國譏東寺病眼觀門

許郎中問首座年觀門

王常侍入僧堂觀門

陳尚書請雲門飯觀門

陸郎中仰山問看經觀門

裴相國問無言童子經觀門

徐龍圖看楞嚴經觀門

韓文公問肇論觀門

陸大夫請南泉說法觀門

王常侍瀉山令人馳書觀門

王常侍因無等請觀門

王待制與浮山論道觀門

王太傅請招慶在持峴峴

陳節度請護禪師住院峴

韋宰相而利涉論義峴

張丞相因大慧求塔銘峴

李尚書問置塔僧峴

張負外訪廣慧峴

王延彬入招慶峴

李刺史問老宿峴

曾學士因雪竇送峴

陸侍御同滂山入僧堂峴

吳尚書問睦州三門峴

陸大夫指城問南泉峴

陸大夫問南泉瓶瓶峴

劉端公問雲居雨峴

鍾司徒問穎橋有省峴

馮丞相問一人泉峴

盧中丞擁爐峴

陸大夫問南泉姓峴

高舍人看鏡灯峴

李殿院問雪竇峴

李殿院到福嚴峴

曾學士問雪竇勸婆話峴

陳提刑訪五祖峴

韓文公與三平作喪主峴

陸大夫不哭南泉峴

陳尚書坐上座為講經峴

刁學士達觀臨終別峴

徐龍圖法昌臨終偈別峴

李都尉終楊侍郎終馮給事終錢參政終葛知府終峴

黃庭堅為黃龍主喪峴

廖天使問雲居果子峴

鄭留守見丹霞卧橋峴

李司徒送藥與投子峴

楊侍郎染恙峴

王大尉指鉢問殿主峴

曾侍郎問九僊峴

韓文公祭大顛峴

張侍郎參善權峴

張郎中訪承天不值峴

天使問鶴湖峴

泉守與玄沙室中說話峴

宋雲忽嶺逢達磨峴

楊侍郎問廣慧財寶峴

郡守問廣利峴

鄧州通判問風坑珠峴

蘇東坡輸玉帶峴

戚殿丞問法華粟鏡題

陸大夫問天地同根題

裴大夫問雲巖供養題

余巡檢請雪竇齋題

陳尚書齋僧二則題

王太尉入招慶煎茶題

安太保問承天新歲題

韋監軍向玄沙茶話題

太守送茶碗與投子題

張侍郎同規首座坐題

李都尉書寄慈明題

王太傅因熙禪師馳書題

李駙馬圓上座馳書題

李駙馬因承天宗馳書題

曾季士書薦雪竇題

曾季士訪雪竇題

陸大夫看雙陸題

黃提刑向中巖奕碁題

杜相因問住禪師鴉鳴題

裴相因訪華林題

裴相因與黃檗見耕田題

儒士

張拙秀才因看佛名經乃問長沙岑禪師云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不云不曾題師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

佛眼遠云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詠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遂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南堂靜云當時若是南堂待他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只向道秀才秀才何得貴耳而賤目死心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旌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靈源清云聞名直下

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瞞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口  
透長安 南華吳云百千諸佛聞名又國土莊嚴何處  
求靚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 禾山方云千  
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靚面難藏處黃  
鶴樓前鸚鵡洲 寶峰明云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  
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大洪  
遂云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  
江印春晚流鶯是處啼

張秀才往石霜訪禪月齊已太布衲石霜相接張但畧相  
顧而已即與三人終日劇談張忽問三人中何不推一人  
作長老禪月知張輕霜乃云公宜謁堂頭和尚此是肉身  
菩薩堂中五百學徒勝某甲者二百五十人張遂欽奉即

造方丈參禮霜問秀才何姓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  
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述偈云光明寂照遍河沙  
九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  
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  
生死是空花

張秀才來西堂藏禪師乃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  
佛是有是無師皆言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甚麼又來  
云曾參百丈九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先輩有甚血屬云有  
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古佛和尚  
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張俛首  
龐居士一日因丹霞纔見便作走勢士云猶是拋身勢作  
麼生是頓伸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霞遂於

下畫箇一字三云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士云更坐  
少持猶有第二句在霞云向這裏着語得麼士遂哭三聲  
出去

佛鑑勸云時人盡道居士丹霞知音相見水乳相投還  
端的也無智海敢道拋身走勢踞地頻呻放過即不可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只見錐頭利不見利頭錐龐老哭  
三聲弓折箭盡畢竟如何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  
風吹落 大為智云人人盡道丹霞與龐居士間逞神  
通不妨純熟得此三昧不知這兩箇漢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若也會不得更哭三五聲 塗毒策云丹霞  
龐公淡處淡如水濃時濃似漆風驚草動各提金剛王  
寶劍安帖家邦所以拋身頻呻眼裏有筋見一忘七着

語不得諸方咸謂二人業識茫茫弓折箭盡還端的也  
無塗毒則不然鶯聲已逐春光老花影偏隨日脚流  
南堂靜頌云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  
十方虛空掃蹤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赤綠亂捺  
抹嘎

龐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却出去霞不顧士却  
來坐霞乃向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云汝入我出  
未有事在霞云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云畧無此  
子慈悲霞云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士云把甚麼引霞乃拈  
起居士幞頭云却似一箇老師僧士却拈幞頭安霞頭上  
云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諾三聲士云猶有昔日氣息在  
霞乃拋却幞頭云天似箇烏紗巾士乃應諾三聲霞云昔

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云動天動地

佛鑑勲云丹霞與龐老關市裏相逢千峰頂上握手千  
峰頂上相逢却向關市裏握手如鐘在架隨扣發音大  
擊大鳴小擊小響聲非內出亦非外來只如未扣已前  
聲在何處各自歸堂宛取 大瀉智云丹霞與龐老終  
日用神通是處遊歷盡全身徧界中還知麼千峰勢到  
嶽邊止萬派流歸海上翻 塗毒策云平易中峻峻斷  
絕處復續龐公三度扣關丹霞三回格下可謂風行草  
偃水到渠成檢點將來佛事門中則可衲僧分上全無  
祇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覲面機鋒如同電拂出  
南堂靜頌云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與籬翁家破人殘  
相追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劍射斗光寒攪海

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龐居士訪長髭曠禪師值上堂大眾集定士便出云各請  
目檢好師便示眾士却於禪床右立特有僧出問不觸主  
人公請師答話師云識龐公麼云不識士便扭住其僧云  
苦哉苦哉僧無語士托開師少間却問士云適來這僧還  
喫棒不云待伊甘始得師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士云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云  
不好箇甚麼士云阿師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

應庵華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覲面提持斬丁截鐵龐  
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  
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髭久經陣敵慣戰作家至峻至危  
處愈見八面玲瓏歸宗大眾集定其間設有一个半箇



善能自檢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

龐居士訪則川禪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麼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不及龐公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枚幞頭士乃去却幞頭云却與阿師相似師乃呵呵大笑

佛鑑勸云龐公去却幞頭恰似阿師相似且道他那裏是相似處若也見得未見石頭時事只在于今其或未然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大滌智云此二老畢竟不脫俗事祇說相似不相似又參事作麼生若如此更須再參始得要會麼僧投寺裏俗士還家塗毒策云若謂

有似轉見諸訛若謂不似二人皆失一隻眼向這裏見得破僧俗俱脫是非兩忘畢竟如何白浪湧千尋波波不離水

龐居士因大同濟禪師問是箇語言今古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士云諾師再舉前話士云甚麼處去來師云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云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圓悟勤云聰聞風叫明察秋毫撥脚處不容聲馳突處不留跡跳則跳得出爭奈猶在架子下當時若向上道不消一箇合取口

龐居士因大同來訪士云憶得在母胎中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云猶是隔生也士云向道

不得作道理主持云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去云如師見解  
可謂驚人云不得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云不但隔一生  
兩生云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彈指三下

佛鑑勸云龐公普濟只在蝦蟇窟裏作活計且如山是  
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豈不是母胎中事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還是母胎中事也無忽  
然驢頭生角也不定

張百會秀才謁洛京南院禪師師云莫是張百會麼云不  
敢師以手中畫一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一尚不會甚  
麼得百會來

有居士參大隋真禪師師問此身是甚麼服制云父母俱  
亡師云喫茶去士應諾出去師喚咄咄云你對老僧謾語

父母祇在你莫說學無上道也自己父母尚乃不知出去  
出去

秀才參睦州蹤禪師師問先輩治甚經云治易師云易中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云不知其道師云作麼  
生是道才無語師云果然不知

雲門云灼然不知 地藏恩云錯且道這一錯落在甚  
麼處若知落處一任途中受用設若不知眷成世諦流  
布 徑山杲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後  
一着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拊掌呵呵大  
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秀才見趙州論禪師手中拄杖乃云佛不奪眾生願是不  
師云是云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不師云君子不

奪人所好云某甲不是君子師云老僧亦不是佛

黃龍新云既非君子亦不是佛畢竟是甚麼孔門弟子  
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秀才辯趙州云某甲在此括撓和尚多時無可報答和尚  
待他日作一頭驢來報答和尚師云教老僧爭得鞍

秀才見趙州乃讚嘆云和尚是古佛趙州云秀才是新如  
來

俗士見福昌善禪師師問年多少士云四十四師云減一  
添一是多少士無對師便打又自代云適來猶記得

胡釘鉸謁保壽召禪師師云臭便是胡釘鉸麼云不敢師  
云還釘得虛空不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云臭錯打  
某甲師云汝向後遇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

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  
胡於此有省續點

雪竇顯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  
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  
過保壽師善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走退乃豎  
檀床一下大漁云這漢雖然省云可信趙州當時  
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保壽屈光  
亦乃與叢林為龜為鑑

鼓山珙頌云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若釘鉸得終  
是不圓全徑山云直饒釘得這一縫惡樣將來非  
好三可憐兩箇老檀翁却向俗人說家說

采齊上因光老覺禪師問還會道麼云道也看不得師云

有看不得無着不得云終不修麼師云着不得底云云

張居士問光老云參老何師云年多少老八十也師云

可謂老也云究竟如何師云直至千歲也未位

俗士見西竺禪師上堂乃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云

老僧被汝騎一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云三日則言

賊師拖拄杖走出  
儒士張生請普濟覺禪師供養張素學之理因問師云  
師乃隨言開誘張亦言下發悟遂設禪堂定三法極其  
竊寔之見師體備一禪頭足俱出及令婢僕知之如言  
倍加敬慕云弟子夫婦垂老之願願定之則言云三日則  
師欣然笑之

俗士問楊岐會禪師入二與法王相見合教何事師云  
魚池一葉三郎云此事之家師指示雲雲家意豈是行  
云撲頭衫帽脫當酒錢云忽遇客來如何想師云云  
兩蓋猶開事醉後即當笑殺人

謙居士問意云言禪師云長老在多少師云與公臣同  
云好好借問師云來風深辨居士可呵六六師云云  
空長老云無邊家境目他个隔於雲端一十二公始云不

離於言念  
天衣懷二且這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云應云成言三  
最初得道度多少人若有通方作者請云這看長人云  
行路難行路難言何望前着張看 楊公言二直道難

迦老云生多少若也知得天上人得出入言定也

不

不

不

不

不

知雲蓋自道恒隱居壽三十年矣 雲峰悅云云蓋自  
月昔曾須彌即不問新羅國重一勾作慶生 保之三身  
云豎第三際橫徧一方 莊重直說性相 等宮殿樓閣  
處處莊嚴 蓋大山川重重顯露 鐘鳴鼓響 時時揚經脫  
之音文字 語言句句盡真如之理 雖被離此無是無非  
芥子納須彌 未為分外百川歸大海 乃是尋常 都十大  
小之名不見有無之相 是故隱顯自在 去住無方 處處  
不九在聖不聖 此不思議境界 諸人常在其中 為甚却  
不自覺

袁州黃秀才拜仰山寂禪師入京去乞師送路師以手空  
中掬示之才云這箇用作甚麼師云三三郎適來見箇甚  
麼才無語

俗士問雲峰悅禪師云如何是佛師云著衣與飯量家道  
士云恁麼則退身三步又手當曾去也師云醉後添盃不  
如無

雲門偃禪師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  
僧云是師云話墮也

徑山杲云驢揀濕處尿 復庵封云向道莫行山下路  
果聞猿叫斷腸聲 法雲秀云甚處是話墮處忽有人  
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會麼  
具眼底辨取 月庵果云雲門大師張慢天網撈龍打  
鳳這僧不覺入他陷穽中落他纏續裏若是福嚴即不  
然纔見伊舉道豈不是張拙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門  
不妨疑着然雖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禾山方頌云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換轉妙全收箇中  
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月菴果二篇文龍門  
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  
對夢紅 詩山如云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银山作麼  
通縱奪臨機言語隨逐令千古動悲風

有俗之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問南禪緣禪師云既  
是鐵脚為甚麼却騎馬師云腰帶不因遮腹痛懷頭豈是  
禦天宗

道正奏閻馬王乞與靈蓋安禪師論義王遂請師至具言  
茶罷師就王借一口劍乃握劍問道正云爾本教道恍惚  
惚惚其中存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若道  
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遽設拜哀求師請三三還談

此人麼王云談師云是誰王云道正師云不是其道云正  
合對得臣僧此只是箇無主孤寡因就道門不復紛紜

道士問雲門云視之不見聽之無聲老君說了也雲門一  
句請師指示師云迢迢西去路士無語師擬下座云云  
請和尚舉揚宗旨師云道得底出來來無對師云三三  
主去也

道正背佛而坐僧問道流莫背佛士云大德本教道佛身  
見滿於法界教我向甚麼處坐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三平忌禪師一日陞座有一道士出眾從東過西又一僧  
從西過東師云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云忘道士出  
作禮云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云乞師指示師亦打

復請眾云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無對師三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也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大滿語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却不見石

鑿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果然

郭功甫訪五祖

見香巖門

俗士施大隋鉢

見交

俗士獻趙州袈裟

見

三祖為居士時謁二祖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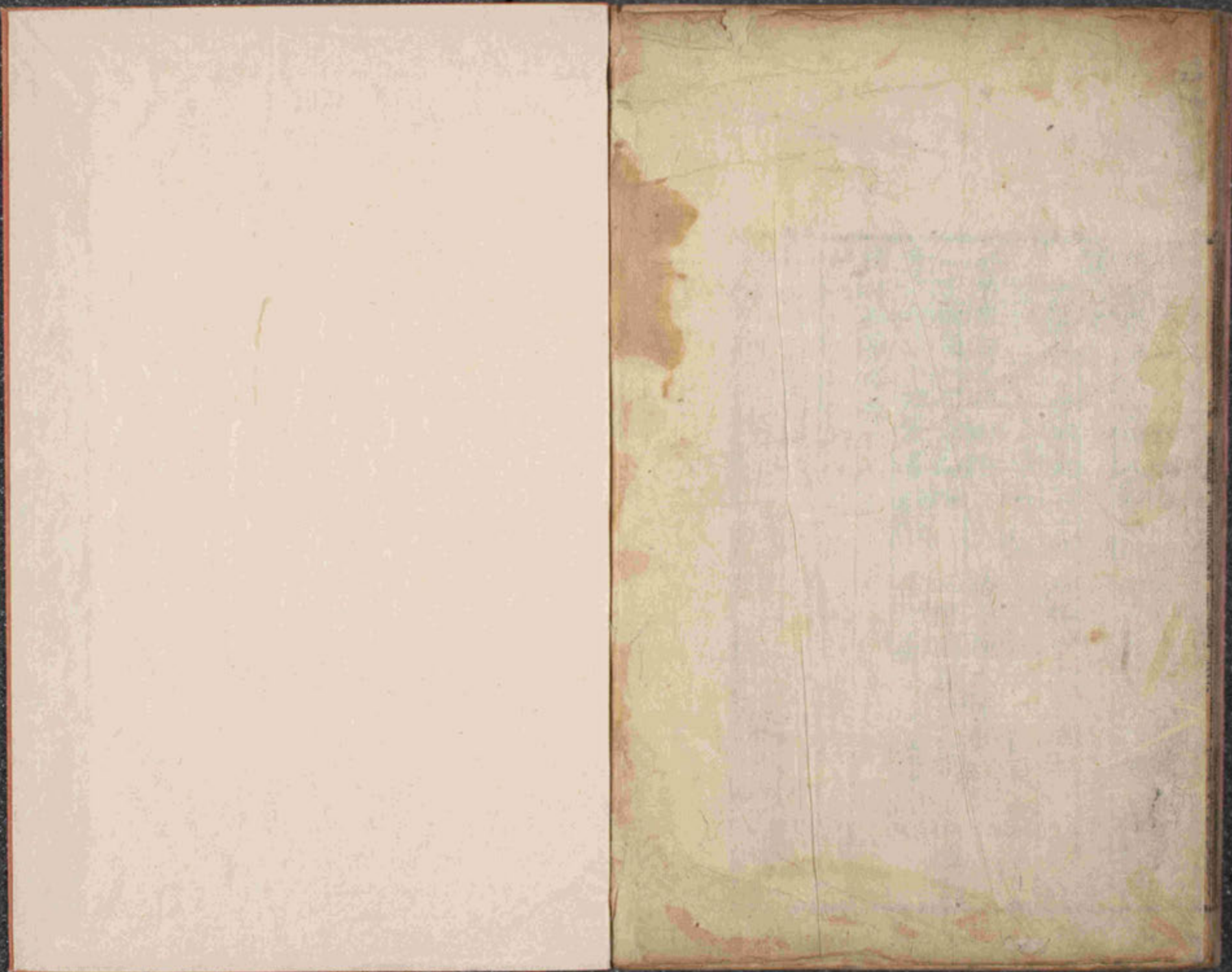
秀才會二十四家書

見

俗士獻法眼畫障

見

禪林類聚卷第一





110X  
7  
19